

本土文本

长生天(小说)

□李新勇



绘图 瞿溢



民间写真

小城灯光

□丁孝勤

办公室的灯光是小城最美的风景之一。

多年以前,单位里才华横溢的祥哥以此为题,撰写了一篇演讲稿,在全县机关干部演讲比赛比赛中拔得头筹。

祥哥获奖,不独为其英俊的外表、标准的普通话和中华美的文采。他以独特的视角,刻画了那时县里的机关人员形象。那是一个群体,是一种精神。那当中,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代表着一种追求上进、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那篇演讲稿,感动了很多,让很多人至今不能忘怀。

我从乡里调到县里,到了新的单位,只是因为我在县报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文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勤奋真的能成就自己。

在乡里的时候,管工业的副乡长对我说:“小丁,作为年轻人,你不能懒惰。要经常练笔!”

于是,我学写一些豆腐块文章,投到县报上。县报居然偶尔采用一两篇。

到了县里,科长安排祥哥做我的老师,让祥哥指导我写“大块头”。科长戴着酒瓶底一样的眼镜,头埋在一堆杂志中间。看到好的文章,他就斜着折起来,留一个“飞机翼”一样的折角在杂志外面。隔几天,科长把祥哥和我一起叫到跟前,递给我一张纸和一叠杂志,跟我们说:“小丁,这是题目和提纲。这些叠起来的文章,你看看。看人家的立意和结构。阿祥,你帮小丁拟拟提纲,帮他修改初稿……”

下班后,整栋大楼都安静下来了。我把科长给我的资料摊满办公桌,慢慢看,慢慢想,慢慢提炼自己的想法。渐渐地,自己的想法出来了,提纲也有了。于是,就开始了下笔苦言了。

科长说,要写一篇两千字的好文章,你先得写一万字,再把它改成一千字;然后再扩充成五千字,再缩减成两千字。一个结构都改不动了,这篇文章才算好了。

江海新韵

梦中故园(组诗)

□王安宗

深秋雨滴

一粒粒饱含秋风
快递云影的梦想
把捕捉到的所有色彩回炉

寒风

白如锋,入骨三分
染尽山水,打
雪里梅图的底色

雨

云的缕缕情丝
缠绕着山川大地
倾泻相濡以沫的诗意

浪花

时间里转瞬即逝的一朵
绽放欢乐,撕裂疼痛只为
一轮明月独向故园

初夏

春晖用了一季
酿成的香茗
熏醒了蛙声蝉鸣

梦中故园

一声蛙鸣,拉我到童年
一句乡音,喂我故土炊烟
往昔邈远,影子很浅

金色小巷

尘世的这杯酒啊
不知酿造了多少年
拨乱过多少夕阳里的心弦

落叶的背影

默默地离去
带走所有缠绵的痛
正如纵身一跃的殉情

读晨

晨钟一声,开启
百鸟的喉舌,朗朗之声
为旭日霞光代言

曙光

点长夜遗落的炭
燃东方天幕的火焰
天籁唱,太阳升

遇见

我尘世的浊泪
骤停在你的彩虹里
我的心里亮了……

春花

是雪花的梦吧,从
天宫降落尘世,待
春风拂面,全都笑了

马哥重新爬上驾驶台。没有热气的驾驶室冷得像冰窖。史帝文和唐廷伟冷得牙齿打架。马哥问唐廷伟的牛仔包里装的是什么。唐廷伟说是书,是课本。马哥说我们不能等死,得找个背风的地方烧一堆火烤烤。

唐廷伟知道马哥在打他那包书的主意,显得不情愿。史帝文劝他:“反正中考都结束了,烧了也没什么。”

马哥接嘴说:“烧了才吉利呢,说明这些书你再也用不着了,转眼到了九月你就要读高中了。”唐廷伟这才勉强同意。

靠手电筒,三个人找了个背风的大石头,在大石头下面燃起一堆火。唐廷伟的书被扯开来,三张五张地丢到火里去。借着火光,马哥在周围的松林下搜罗出不少落叶,盖到火上。落叶上的湿气在火上熏一熏,就好烧了。唐廷伟和史帝文如法炮制,三个人从雪底下,扒拉出好大一堆松树落叶。

落叶燃烧起来比纸张暖和,但纸张更容易接火,因此还是免不了要烧书的。史帝文说:“我们这叫‘焚书取暖’!”马哥说:“啥叫‘焚书’?这明明是烧书!”这两人就知道马哥不认识“焚”字。唐廷伟从那包里摸出一本书一样的东西塞到怀里说:“其他的烧就烧吧!这个不在烧掉的范围!”史帝文估计,那是喜欢唐廷伟的那个女同学送给唐廷伟的笔记本。可又不能确定,光线太弱看不清,再说唐廷伟的动作又是那样快。

马哥从驾驶室里摸出三个馍,一人一个,放在热炭灰上烤熟了当晚餐。

马哥不无歉意说:“不好意思了,今天晚上只能用这个简单将就一下了!”

唐廷伟和史帝文把感谢的话说得嘴巴干,还是觉得没说够。

马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共过患难的兄弟。

唐廷伟说:“对对对,苟富贵,勿相忘!”

马哥不懂唐廷伟在说什么:“狗……什么富贵?”

史帝文解释说这话是陈胜说的,就是那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意思是说当年一起受难的哥们儿,将来不管谁大富大贵了,都要惦记当年一起吃糠咽菜的兄弟,能帮一把一定要帮一把。

马哥讪讪一笑,似乎在尴尬自己没读过几天书:“狗……富贵——噢哟,文绉绉的,说起来舌头都不晓得怎么放。要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简单的多了,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唐廷伟到这时候还放不下他读书人的架子,随口接着道:“倒过来就更准确了。在这山上我们不能乱说话!”

史帝文赶紧转移话题,要不然聊不下去了。他说:“要是明天还下雪怎么办?”

唐廷伟听了这话,读书人的架子立即垮塌,立即还了一句:“呸呸呸,怎么说话的你?应该说明天天晴了我们上路——长生天有耳朵的,在这山上我们不能乱说话!”

马哥不答话,脸上显出忧郁的神情。看来他的观点跟唐廷伟一样。史帝文发现,在大山和旷野中纵横来去的人们,一言一行都对大自然充满真诚的敬畏,尤其是对长生天,说什么话都把长生天放到最高的、令人尊敬的位置。乌兰县城的人可不是这样,谁惹恼了他们,他们都先不先诅咒天地,然后才把责骂落到事主身上。

后半夜,雪仍在下,比前半夜更大了。地上的雪堆得漫过膝盖。落叶被一把接一把抓到火上,渐渐小了。马哥说我再去找拉点落叶来。唐廷伟和史帝文要跟去。马哥说你俩只披了一件大衣,不顶寒又不方便,他一个人一件大衣,方便。说

完,甩了一下头发,带着手电筒的光,转身钻进了黑夜。

周边近处的落叶刚才才扒拉完了,得上稍远的地方去。要先扒开积雪才摸得到下面的落叶,很费事,特别消耗体力。

火堆边的落叶渐渐又多起来,马哥累得气喘吁吁。

唐廷伟和史帝文叫马哥歇一会儿。马哥说离天亮还早呢,总不能等到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没柴烧,雪越积越厚,到时候摸柴火就不容易了。

马哥如此往返了七趟。到第八趟出去的时候,马哥说干完这一趟就差不多能对付到天亮了。天亮一切都好了,能看清我们在哪个位置,只要找到一户人家,哪怕这雪再下一个星期,都不怕。

说完他消失在火光外面的黑暗里。才一会儿工夫,史帝文和唐廷伟听到马哥嘶心裂肺的尖叫:“快拿火来!”

唐廷伟在山里生活的经验丰富,他大叫一声——“不好!”——还没等史帝文反应过来,一向文绉绉的唐廷伟像个侠客冲出他俩共同裹的大衣,敏捷地从落叶堆上抓起两把落叶垫在手上,从火堆里抓起一捧还在燃烧的落叶放在上面,向马哥呼叫的方向跑去。史帝文举着手电筒也跟了上去。

在隔火堆十几米的地方,火光照射不到的一个死角上,一头不算高大的花豹正向马哥扑过去,嘴里咆哮着。两只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散发出幽暗的、摄人心魄的寒光。

唐廷伟捧着那堆火,不顾一切向花豹冲过去。花豹把马哥扑倒在地,正要下口,见了唐廷伟手上的火眼看要燎到身上,大吼一声,跳到旁边,突然出现的火光把它幽蓝闪亮的眼睛晃花了,花豹摇了摇头,蹿到灌木和松树后面。

唐廷伟手上的那堆火已经把他的手心的落叶烤干了,手上垫着的落叶开始燃烧,那一捧旺盛的火燎得

他龇牙咧嘴,眼看就要烧到手掌了,唐廷伟把火向花豹消失的方向甩出去,雪地上立即散出一片红红的火星和跳动的火苗。

对立面立即传出花豹的吼叫,接着传过来奔跑的花豹折断灌木的声音,花豹跑远了。花豹刚才并没走远,跑出了一段,又扭头过来观察。唐廷伟甩在雪地上的一片火光,把花豹吓跑了。事后马哥和唐廷伟从它的个头和行动推断,这是一头年轻的花豹,要是遇上一头经验丰富的老花豹,这个晚上的结局将重新书写,或者干脆无法书写,因为三个人都可能活不下来,以至于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唐廷伟把燎烫的手掌插进雪地,不仅降了温,还从雪下摸出一些落叶,把雪上的火苗接上。燃起一堆火之后,看看周围雪上散落的花豹都已熄灭,确信不会发生山火之后,才跟史帝文一起扶起马哥。马哥满脸惶恐,间歇性抽搐,全身乱颤,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史帝文注意到,马哥的裤脚在滴水,很明显,尿了。

两人把马哥架回到石头下面的火堆边,让马哥靠到石头上。唐廷伟已冷得不行,史帝文赶紧把他裹进大衣里。史帝文发现自己也冷得跟唐廷伟差不多,于是他干脆钻进大衣,把唐廷伟抱在怀里。两具寒冷的身躯渐渐有了热气。

烤了一阵火,三个人都缓过劲来了。烤熟了身子,马哥很快忘记刚才的恐怖:“那么长的夜不讲几个故事,怎么对得起这场六月天的大雪呢?”在跳跃的火光中,温暖很容易让人产生露营的错觉。马哥在这条线上往来,经验丰富,他知道一旦睡过去,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持清醒。

马哥很快开始他的拿手故事。这种粗鲁的故事很适合这样粗犷的山野。驾驶室中再次响起史帝文和唐廷伟不要命的笑声。(二)

张謇大道(散文)

□徐玉娟

说起海门的张謇大道,我有点骄傲,因为它是以海门近代民族实业家张謇的名字命名的;说起海门的张謇大道,我心旷神怡,因为它囊括了交通和绿化的双重功能。如果你到了海门,而没有走过张謇大道,那是一种遗憾。

每天我都要从北京路穿过张謇大道去上班。我会在十字路口停下脚步,静静地待几分钟。紫色和红色的蝴蝶花,在寒冷还未退却的日子里,温暖着我,仿佛一只只欲飞的蝴蝶,翩跹起舞,似乎我的内心永远有一个春天的花园。蝴蝶花的后面站着几棵粗壮的铁树,它们努力伸展的样子,向我透露出强大的生命力。几块硕大的石头坐在铁树中间,不知它们来自哪座大山,恍惚中好像我就站在山脚下,淙淙流淌的溪流正从脚边转身。几树紫红的玉兰,此刻正立于枝头,仿佛醉酒的少妇,千娇百媚。我经过张謇大道,仿佛经过春天的公园,而全然忘记车来车往繁杂的噪声。抬头遥望天空,头顶的高远和内心的辽阔合二为一。

我只是截取了上班途中张謇大道的一个点,向你描述我对它由衷的倾心。而整条崭新的张謇大道北起南海路,南到江堤,我却没有向谁去打听它具体的长度。它穿越北京路、南京路、上海路……如果你骑车沿着这段大道行驶,估计四十分钟可以一个来回。它南北双向八条车道,你完全不用担心节假日会出现堵车的状况。宽敞的大道迎来送往,通达祖国的四面八方。每每站在这条路上,我的内心就有温暖的梦跟随奔跑的车流向远方流淌。仿佛给我平凡的世界,狭小的空间装了一双飞翔的翅膀。

张謇大道上的左右两条绿化带,宛如森林公园。松树、梓树、香樟,排列有序,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树穿插其中,如果要给他们逐一命名,我得认真学习植物学。树下,有的栽种了洒金珊瑚,点点金辉在阳光下闪耀;有的植满了花叶蔓长春,春天一到,它们开紫色的小花,就像夜空不小心掉落的星星,眨巴着紫色的眼睛。好多次我走到树下,俯下身,抚摸它们五片花瓣,仿佛遇见前世的恋人,正张嘴询问我在这

尘世是否一切安好。

张謇大道的双向车道中间,有一条绿化隔离带。一长排整齐的松树,好像站岗的哨兵。松树两侧栽种的红叶石楠、金叶女贞,被裁剪成阶梯形,中规中矩,呈现层次之美。如果我们开着车子擦肩而过,这些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绿化,会给我们疲惫的旅程增添乐趣,舒缓我们紧张的情绪。有时候,一群麻雀在树上嬉闹;有时候,几只乌鸦像出色的歌唱家,在树枝上练嗓子,它们婉转的歌声仿佛风吹铃铛。我们一边赶路,一边欣赏这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声,不得不说是人生旅途中的一种享受。

张謇大道的两侧还设有辅道。辅道边的紫叶李,一到二三月,就无心没肺地开放,它们那么小,那么白,仿佛点点星光缀满了枝头。我一抬头,就会和它们撞个满怀。它们掉落在我额头,仿佛佛神的恩典。它们掉落在地上,铺上薄薄的一层,好像刚刚下了一场小雪。这些浪漫神秘的小天使,一再让我放下脚步。

坐落在张謇大道两侧的行政中心和融媒体中心,遥相呼应。隔着

张謇大道,江海博物馆和科技楼两两相望。如果你想问,张謇大道有多宽,我只想告诉你,像我在老家的村子,从村头走到村尾的距离。如果你站在行政中心的西大门,而我站在融媒体中心的东大门,即使浓密的绿植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只要大声喊你的名字,估计你也能听得见。张謇大道重要的地理位置,让我对它有了更深的认识。

下班途经张謇大道,我看见两只喜鹊在爬满花叶蔓长春的地上跳来跳去,一会儿又飞到松枝上。我伫立良久。这两只给我带来瞬间喜悦的鸟儿,似乎正承载着细微的幸福,在车流不息的大道上,一任春风搬运。而我一天的纠结由此也烟消云散。

张謇大道,一条篆刻历史的记忆之道;张謇大道,一条通达天下的宏伟大道;张謇大道,一条融入绿色元素的健康大道;张謇大道,一条给我希望和释放压抑的美好大道,链接着海门和世界的脉搏,它每秒的跳动,都能掀起江海的浪花。张謇大道,一条通向未来的理想之道。